

法國右派主政 或浴火重生



國際視野
Gavekal Dragonomics
資深經濟師
潘迪藍

有人說，大數據就像青春期男孩的性知識——大家都在談論，但卻沒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近年的一系列選舉或投票結果可說支持了這樣的觀點。在一個什麼都講求數據的年代，政治預測卻被證實充滿缺陷——例如，2015年的英國大選、英國的脫歐公投、哥倫比亞的和平進程全民投票、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甚至法國中間偏右政黨共和黨早前舉行的黨內初選。

實時數據對於改進民意調查預測的準確度，似乎並沒有什麼實際作用。最新鮮熱辣的失敗例子，就是大大低估了法國前總理菲永 (François Fillon) 的選情。實際上，菲永卻在共和黨黨內初選的第二輪投票中，擊敗另一個法國前總理朱佩 (Alain Juppé)。

我們認為，這次民意調查再次失敗，有三大原因：

菲永出線 民調機器再失靈

首先，取樣可能有問題。在三個星期前，菲永在民意調查中只是排名第四，只有7%的民意支持度。但是，他在第一輪投票中，就已經以44%的選票出線，支持率比朱佩 (Alain Juppé) 的28.6%和薩爾科齊 (Nicolas Sarkozy) 的20.6%都要多。

第二，民意調查低估了不願意投票給官司纏身的朱佩的大多數右翼選民改為投票給菲永的意願。在競選期間，朱佩試圖淡化他以往曾被判「非法利用公共資金」罪名成立、判處18個月監禁但緩期執行等醜聞。但很明顯，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守法的公民必定會更加願意選擇另一個守法的公民作為他們的國家元首。菲永的大勝，正是因為獲得廉潔政治倡導者的支持。

第三，亦是最重要的一點：低估了法國社會現時渴望有所改變。在很大程度上，朱佩和薩爾科齊都代表了延續現狀，但菲永則承諾推行「戴卓爾式」(Thatcherite) 的經濟改革。

法國人可真正作出選擇

最後一點相當關鍵，因為菲永在共和黨內出線之後，法國總統選舉的四名候選人都為該國提出了截然不同的

願景。

極右政黨國民陣線 (Front National, FN) 的候選人馬林勒龐 (Marine Le Pen) 的政見和特朗普相近，反對自由貿易，傾向保護本土市場，以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事務。

菲永則針對官僚主義，提出大幅減少法國公務員的編制。雖然相對德國來說，改革之後的法國官僚機構仍然較為臃腫，但這是向正確的方向邁出一步。

至於左翼政黨方面，不論是奧朗德 (François Hollande)，還是 Manuel Valls 或 Arnaud Montebourg，都只是延續現狀。而 Jean-Luc Mélenchon 有可能成功建立一個極左黨派的聯盟 (包括法國共產黨、工人黨和猶太人民陣線)，但未必能產生大作用。

最近幾天，有些法國報紙認為，菲永代表中間偏右派出選，將會令極右派的馬林勒龐在明年的法國總統選舉中勝出。它們提出的簡單理據是，法國選民將會選擇馬林勒龐的保護主義，以避免菲永提出的那種改革。這種看法有兩大誤區。

菲永倘進次輪投票 勝算大

首先，它誤讀了法國的政治版圖。簡單來說，在法國總統選舉的第一輪投票中，馬林勒龐會取得較多選票。但是，在第二輪投票中，左派候選人應該已全部出局，只剩下中間偏右派的菲永以及極右派的馬林勒龐。那時，要作「棄保」抉擇的中間偏左和極左派選民，在「兩害取其輕」的情形下，是不太可能投票給極右派的馬林勒龐。在以往的選舉，都可以看到這種現象。

對於大多數立場偏左的選民來說，馬林勒龐可說是「維希政權」(Vichy France)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控制下的法國政府) 的直接繼承者。「維希政權」乃法國近代最黑暗時期，左派選民對它的感覺太沉重，所以投票給馬林勒龐的可能很低。

可是，如果菲永未能進入第二輪投票，而是由馬林勒龐和一名左翼候選人進入第二輪投票的話，形勢就會變得複雜。因為一些中間偏右的選民將會投票給馬林勒龐，而不是左派的候選人，尤其是當左派是由奧朗德或 Melanchon 代表時。

第二，菲永在共和黨黨內初選的勝利並非僥倖，而是令人非常鼓舞的事情。法國陷入低迷狀態已久，法國人對於改革的渴望相當強烈。恐怖襲擊、失業率居高不下、生活成本上漲、退休金停滯不前、國債持續上升，與德國 (法國永遠的假想敵) 和英國 (法國最喜歡的對手) 的經濟差距愈來愈大，大多數法國選民都認識到，現時的路線不可以再走下去。

暢銷書作家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 (Malcolm



民意調查專家預測中，大大低估了法國前總理菲永 (François Fillon) 的選情。(彭博社)

Gladwell) 在其著作《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異類：不一樣的成功啟示錄》) 中表示，很多科技行業的先驅，如 Bill Gates、Paul Allen、Larry Allison 和 Steve Jobs 都是在相近的時間出生。有趣的是，他們大多數都是從大學中途退學。格拉德威爾沒有說的是，這些先驅者都是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從大學退學。那時，美國正陷於嚴重的經濟衰退，失業率達到雙位數字。在這樣的環境下，還循規蹈矩 (conform) 來做什麼？

經濟停滯 20年 法國選民求變

再說回法國。多年來，聰明的年輕人都被告知，努力學習，取得好成績，然後在政府工作，或者為 Saint-Gobain 及 BNP 等大集團工作。但今天，聰明的法國年輕人都知道，在大學取得理工科目的學位，不再是成功的保證。這就好像美國在1970年代後期的經濟衰退，最終引致美國在科技上重奪領導地位，20年的停滯現在已經令法國誕生了大量的年輕企業家。

只不過，法國人對初創企業的投資，還未及得上矽谷和上海。原因很簡單，法國對其最富有的國民徵稅極重 (主要是通過財富稅)。

這又回到了菲永的經濟改革計劃的承諾：若他在明年5月贏得法國總統選舉 (看來極有可能)，並成功改革法國的勞工惡法和廢除財富稅 (從而讓富有的法國人回到法國)，法國經濟的確有可能在經歷了20年停滯之後，像一個壓縮了的彈弓般強勁反彈 (當然，歐元匯率疲弱也會有些幫助)。法國，就像鳳凰，正準備浴火重生！